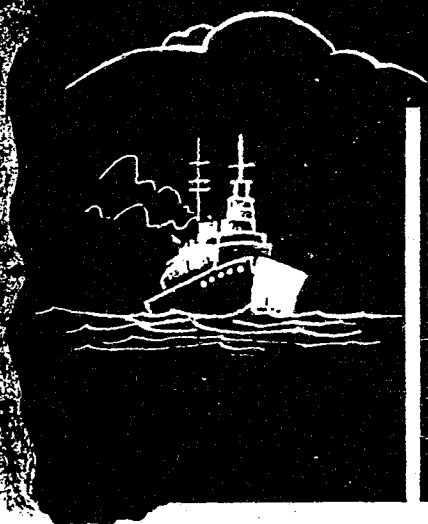


1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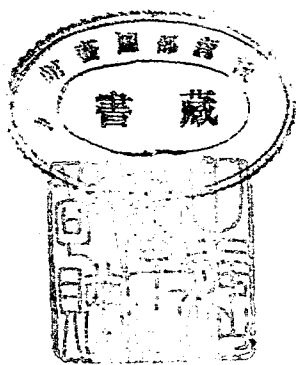


太平洋上的歌声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著

呈繳之圖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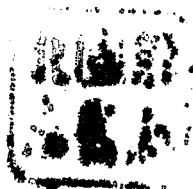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目 次

太平洋上的歌聲	1
風波亭	10
娜達姑娘	15
沒有星光的夜	22
海燕	28
悼高爾基	30
病院	35
失地	38
你去吧	39
逃亡者	41
紀念馬亞可夫斯基	47
當舖	50
別了，戀人	51
飄着白雪的夢裏	55
囚徒	57

昨夜你憂傷	59
寒金花像	60
舞	63
戰地	67
向日葵	72
故鄉，我不能讓你淪亡	73
悲劇之夜（散文詩）	79



呈繳之圖書



太平洋上的歌聲

聰明的政治家，
在暴風雨將臨的黃昏，
披著頭髮，
袒著胸臂，
在太平洋的岸上，
聽著那聰明的歌曲：

“艷麗的太平洋，
你廣闊無邊，
你像一副有機的鏡面，
你照出東方西方，
南極北極，
世界上的一切。



雄資富厚的美利堅，

(續)

那不見太陽的日市，
如日一樣的夜城。
煤油，汽車，鋼鐵，
千萬製造者的工廠，
四百磅體重的資本大王，
堆積如山的過剩的商品。

莊嚴雄大的英倫，
陳列在英皇理事廳上的
有印度的愚氓，
香港，上海，新加坡的稅簿，
蘇彝士運河的風景。

胖腹，闊背，
疲於運籌，神經衰弱的
領袖大臣，
吸着嗎啡，

飲着香檳，
目不斜視，
耳不旁聽；
殖民地的霸主，
紳士的風韻。

露着獠牙，
伸着巨掌，
掌握了東三省，熱河，
猶視着全支那的××，
有冒着濃煙的火藥局，
發着高度體溫的手榴彈，
國際裁軍以後的
武備製造廠。

威武的將軍，
雄偉的大臣，

向天皇受命，
浪濤，煙霧，灰塵，
飛機，艦隊，陸軍；
向滿洲里，綏芬河，
長江，西伯利亞，
洒着炮灰，
湧着人血，
長驅猛進。”

暴風來了，
被風吹散了的水面的浪圈
變了圖形，
太平洋上的畫面
變了風景。
聰明的政治家，
緊促了呼吸，
重聽那繼續的歌聲：

“悽艷的太平洋，
爲甚麼失去了你那
韶時的風光，
暗暮的顏色
籠罩在你
憔悴的臉上？

在岸上，
不見了珠串的燈光，
不見了泛着金浪的夕陽。
不知歸宿的水鳥，
震撼着颶風的白楊樹，
蘊藏着暴雨的烏雲，
環着太平洋的岸上，
結成了陰影。

太平洋，
你勇猛崎嶇，
你變化無極，
你鏡子裏不是從前的面具。
在你的鏡子裏，
蜂擁着
百萬紡織業的罷工；
看管生產機器，
衣衫襤褸的奴隸。
失了家邦的夜行的乞者，
受着帝國主義鞭撻的
殖民地的幼小的孩提。
做了十四小時工作，
得了乾血癆的東方的少女，
四時耕耘的工作者；
繳了地租，
納了官稅，

捧着空的飯碗

啼泣！

太平洋，

你是偉大的；

在你將掀起的波濤上邊，

有戰艦，

有飛機，

有武勇的士兵，

有殺人的利器。

這些都是爲要統治世界，

鎮壓飢餓呼聲的

領袖的威儀；

倫敦會議，

國際裁軍的

準備殖民地戰爭的密議。”

聰明的政治家瘋狂了，
當他聽完了這緊肅的歌聲，
他瘋狂了。
他的瘋狂，
不是怕太平洋的大浪，
不是怕殺人如泥；
是怕那太平洋裏的血花，
將要浸沒了他那
壯如皇宮的邸第，
妖如桃李的美女；
領域的佔侵
雄賁的獨據。
怕飢餓和流血中的人類的隊集；
怕太平洋的浪中
奴隸們鬭爭的興起。

在暴風雨將臨的黃昏，

聰明的政治家，
聽完他聰明的歌曲，
他瘋狂了！

風 波 亭

風波亭，
我在你歷史的故事中，
記得你兩重的命運：
記得你屈辱的奴顏，
記得你英雄的強硬；
記得你的卑污的史跡，
記得你愛國的忠勇的呼聲。
記得你那陰冷的柱木上，
在被古老的蛛絲纏繞的下邊，
飄展着兩條互相爭搏的對文：
一條是“精忠報國”，
一條是“賣國求榮”。

我在歷史的故事中，
知道你許多事情；

你嘆息着破壁陰冷，
你嘆息着屋瓦飄零。
你有亡國的驚心，
你有江山的遺恨。
你本來是一個宋宅底涼亭，
却受了強盜的姦淫，
變作了敵人的私禁。
在一個吹着凜冽的暴風和
雪花四射的午夜，
在半明不滅的殘燈裏，
你竟作了問罪的公庭。

這公庭，宅的主人，
爲着要“賣國求榮”，
違反了民心，
挾了天子的命令，
用十二金牌召回了抗敵的首領。

當北風怒號的夜裏，
吠犬和馬蹄都沒有了聲音，
在皮鞭和火線的下面，
施展了“愛國有罪”的審問。
下面跪着的是岳武穆。
上面坐着的是秦檜——賣國的奸臣。

賣國的奸臣，他說：
“你竟敢統率大兵，
亂國殃民！
你知道爲了祖國的長計，
應該要以‘敵國’化爲‘友邦’，
與敵人作‘和平協定’。
縱然被敵人割土分疆，
只要我們的朝廷安穩，
管什麼國土完整，
和俘虜的二君。”

同答說：

“我雖統率了大兵，

但我不曾自家作戰，

爭地爭城。

你握了相印，

國家興亡的責任在你的全身。

你不願抵禦敵國的侵凌，

難道你要跪在敵人面前，

作賢孝的子孫！

你說我亂國殃民

你交出你的相印，

我交出我的大兵，

退，還是進，

問我們的人民，”

雪花籠罩了荒冷的原野，

戰馬發出了嘶聲；
暴風絕滅了靜寂的燈影，
曉鷄啼報了天明。
天明，不見了審判公庭，
不見了昨夜的審問；
絞刑架上掛了尸體，
背上刻着“精忠報國”的字印。

風波亭，
我在你歷史的故事中
看見和知道了許多許多的事情：
我看見血染的英雄的背影，
看見屈膝而諂笑的奸臣。
知道絞刑架賽過十字架的光榮，
知道曾經在敵人面前跪過的秦檜
還在岳王墓上
跪到如今！



娜達姑娘

娜達死了，
爲着自由她死了。
在她臨死的時候，
她是不會忘去
昨夜那一副圖畫的；
在寂靜無聲的草原裏，
在塗滿了熱血的，
爲了戀愛
也爲了自由的
人類戰場的草原裏的
那一副圖畫；
那美麗的
同時也伏着凶殘的
使人瘋狂的圖畫；
紳士瘋狂，

少女瘋狂，
人類全都將要瘋狂了的！

娜達是愛着那英俊的紳士的。
她熱愛着他的一切：
——那騎在馬上的威武的姿容，
那有着拉士蒲丁的眼睛，
那摧動少女心情的
震撼的一笑。

當他拉着提琴，
唱着長夜不息的悲歌，
在星光裏，
在寂靜無聲的廣原中；
這一切，
是這樣生惕門特地
掀動着一個

有着戰抖的心和急促的呼吸的少女！

這值得瘋狂的，

紳士瘋狂，

少女也瘋狂了的一幕；

海浪樣的一幕，

人類顛倒了！

啊，

是爲着他的悲歌，

那熱烈的求戀的悲歌，

娜達被他引動了。

看吧，

她那在寂靜無聲的草原裏的

那一抖戰，

一投吻。

爲了紳士的

熱戀與悲歌，
娜達用了她
純潔的少女的心去愛他了。
可是，
她是愛那紳士的，
然而，
她更愛的
是她的自由啊！
不怕塗血的利刃，
不怕愛情和生命
全都將要在可怕的紅色中消滅，
在紳士的懷抱裏，
她說：
——我愛你，
但是，我更愛我的自由！

娜達說完了上面的話，

紳士也將要這樣說啊，
也許，
他已經說過。
情人的懷抱就此變作了戰場，
愛情變作了仇敵了。
妨害他們自由的是要用利刃去斬斷，
是要踏在血泊中去關爭！

英俊的紳士用他的佩刀
親手刺殺了
他那剛才戀上的娜達姑娘，
娜達也勇敢地拔出了情人的刺刀，
用那烏黑的頭髮
掩住胸部的傷口；
臥于血泊之中，
向她的情人告別了！

娜達死了，
爲着是
她不能屈服於英俊的紳士；
紳士也伏罪死了，
爲着不能屈服於一個美麗的姑娘。
這死的消息，
驚動了全村子，
驚動了全吉普色營帳的人，
驚動了被熱血侵染過的
廣漠的草原，
驚破了那草原中的美麗的
也是驚人的圖畫的影子，
還驚動了許多少女與紳士！

娜達死了，
她的情人也死了！

註：熱達是高爾基處女作“馬加爾周達”裏的女主人。

這首詩是讀完那篇小說以後寫的。

沒有星光的夜

沒有星光的夜，
麥田裏掃着風雪：
記得
和你離別的那一夜，
你出去了又回來，
回來了又出去的那一夜。

你說：
“妻，你等着，
軍中可以寄錢。
你這個冬天，
好好的弄些柴草，
多多地備些乾麵：
不要凍壞了兒女，
不要餓壞了你自己。

等着，
打了勝仗，
可以昇官，
我此刻不得不往前線。”

你說：
“好好地看着那芋頭田，
等着我的消息。”

你說：
“閒了到鄰居隔壁去談天，
不要以我爲念；
等立了戰功，
我穿上軍官的衣服，
回到你的身邊。”

沒有星光的夜，

麥田裏掃着風雪；
從那一夜起，
從你出去了又回來，
回來了重新又出去的
那最後的一夜起，
到現在已經三年。
沒有聽着你的消息，
沒有接着你的音信。
大女兒作了童養媳，
小女兒病險。
屋上飄着風雪，
沒有柴燒，
沒有乾麵。

聽說：
你昇了高官，
聚了新妾，

忘去了你的兒女，
忘去了你的舊妻。

聽說：

你被炸傷了腿，
躺在病院。

聽說：

你一戰陣亡，
你的屍首還沒有埋葬，
你的身體和那些死了的同伴們
一塊兒堆成了山崗。

聽說：

當你受了重傷，
掙扎着呼吸的時候，
你念着你的妻子，
念着你的家鄉，

你念着

那給你遮蔽風雨的破房。

什麼昇官和得餉，

都是替別人肉搏，

替別人死亡。

聽說：

當你還沒有氣絕的時候，

你的身體已喂了野狗，

入了土坑。

聽說：

有人看見你死，

但是不知道你是爲誰而死，

也不知像這樣死去了的是誰。

聽說：

有成千成萬的
像你這樣死去了的，
天天有這麼多，
年年有這麼多；
每逢打起仗來都有這麼多。
死了的只這一次，
活着的等下一次。
人比槍多，
人比槍賤。

也許你是死了，
在成千成萬的死者當中
你死了，
在屍橫遍野的廣場上
你死了，
作為奴隸地，
你死了！

海 燕

你飛過堆着冰雪的喜馬拉亞山，
你越過擁擠着炮艦的太平洋，
你過了嚴冬的海面的颶風，
牠把你捲落在地上。

現在你不飛了，
爲着身體受了那亂石侵凌的創傷；
你尋着了綠蔭的枝頭，
把疲乏的身體息養。

但是，你有旅客的懷望，
你有武士的剛強，
羽毛的凋零，
不會損毀你那有力的翅膀。

現在，春已經來到這世上，
快恢復起你昔日的強壯，
準備越過那你不曾越過的山崗，
飛渡那你不曾渡過的海洋；
還有那大羣的乳幼的翅膀，
跟隨在你的後方！

悼 高 爾 基

高爾基，

從昨天起。

有多少全世界你的讀者，

全世界等着你扶持和養育的孩提，

流着熱的眼淚。

驚聽着你死的消息，

“死”，這事體本來不是一件驚人的；

現在，它使得我們這樣的悲哀和驚懼，

是爲着

我們，全俄羅斯，全世界

曾經被你的作品養育過來的子弟，

失去了你，

高爾基！

在你那無窮的偉大而光榮的作品裏，
我們曾經現在也還是
嗅着青草的芳香，
看見爲全世界人類而閃耀着的
廣原中的明月和太陽；
看見你童年和青春的
剛強喜笑的流淚，
看見用詩一樣的美麗的詞句昭示着的
爲人類而鬥爭的真理的光芒！

在那光榮而偉大的詩裏，
你會告訴過沙皇：
“你這殺人殘暴的專制者，
你吸過多少人民的血，
蠶吞過多少人民的糧餉；
多少千萬人的生命和自由
死葬在你狩獵的手上。

現在，他們要鑄成千萬人的鐵鍊，
繞着你的皇宮，
和你算一算從前的血賬。”

你會告訴你的伙伴：
“被壓迫的同伴們，
悲哀是沒有光明的，
在黑夜裏尋找明天，
是要挽着手，衝破巖壁前進。
我們愛護和平，
但是要歌頌
爲人類解放和自由的戰爭。”

你告訴你們新聯邦的人民；
現在我們雖然得着了集團的執政，
但是在我們的左右
有不少帝國主義的強隣；

他們伸着侵略與橫蠻的毒手，
不時地要拿刀槍向我們邁進。
爲了鞏固和平的陣營，
要努力建設都市和鄉村，
爲着加強精神文化的集體建設，
要寫作“集體創作”的作品。

你告訴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人民：
看吧！我們新國家的勝利，
我們已得着的自由和解放的光榮，
但是我們不把這光榮作爲私有的，
我們要使它普遍到全世界
被侵略的國家，和
被壓迫的階層。
但是，這是要你們這些勇敢的孩子們，
肩起這個大任：
努力爲人類自由和解放的鬥爭。

高爾基

你對於同命運的伙伴，
全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的子民，
有過這樣大的教訓，
這樣光輝的史績；
現在，在這樣的光輝中你死去了，
我們追念你，高爾基！
用我們希望的哭泣。

現在，我們是被壓迫的，
全世界還是有許多奴隸，
我們追念你，高爾基，
要繼續着在你作品的教誨中
我們尚未完成的努力。
你受你們全國人民的奠祭，
也要受全世界人民的奠祭！
我們追念你，高爾基！



病 院

白的衣服，
白的帽履，
慈祥的面容，
端正的十字。
她向着病人說：
“醫生告訴你，
叫你不要啼泣；
你好好地吃藥，
好好地休息；
你不久就好起來，
上帝在保佑你！”

白的衣服，
白的帽履，
慈祥的面容，

端正的十字。

她向着死人說：

“上帝告訴你，

叫你不要恐懼；

你好好地安眠，

好好地休息；

聽那禱告的鐘聲，

上帝在超度你！”

白的衣服，

白的帽履，

慈祥的面容，

端正的十字。

她向着死者的親屬說：

“醫院裏告訴你，

叫你把死了的人領去；

叫你看賬目，

把欠下的醫金付齊；

你知道，

違犯了醫院的規條，

上帝要懲罰你！”

失 地

白的月亮，
紅的太陽，
青青的草原，
古舊的城牆；
原來是父母之邦，
變作了敵人的土壤。
老百姓說：
“昨夜來了一隊洋兵。
我們沒人抵抗！”

你 去 吧

在岸邊，
留下了黯然的回顧，
留下了深刻的足跡，
一把鮮紅的花，
送走了你。

不要戀着愛情，
不要顧着別離：
用你那更偉大的愛，
去愛你更多的伴侶！

去吧！
鐸鼓鏦鏦的廣場上，
已經排列着我們的隊伍了。
舉着槍，

瞄着敵，

一二三四五，

虛着頭一排的位子

等你！

你去！

逃 亡 者

黑暗無光的夜晚，
我們離開破碎的城，
離開了我們的故鄉，
來到這充滿着血腥氣味的鄰地。

這裏，在這充滿了血腥氣味的地方，
我們夢見，
夢見肥胖的牛羊，
夢見斷殘的城壁。
夢見在戰鬥中掙扎的朋友，
夢見被敵人牽去屠宰的襁褓的孩提，
他們呼着“父母”，
呼着“同胞”和“兄弟”！

朋友和孩子們，

不是我們不愛護你們，
把你們拋棄，
你們是受了敵人的殺戮，
士兵的槍擊。

但是，那真正槍擊和殺戮你們的，
不是那些士兵，
士兵是仁愛的；
他們不會要殺你們，
不會摧毀你們；
那摧毀你們的，
是發下動員令的敵國的將軍，
——侵略我們的××。

這凶猛的敵人——××，
牠毀了我們的家，
剝了我們的衣服，

姦淫了我們的婦女。

這仇敵，
牠們的凶殘是仗了那些
槍礮來幹的，
然而，製造槍礮的錢，
還是從我們身上得去的，
我們是殖民地的奴隸！

黑暗無光的夜裏，
聽不見也尋不着
祖國招呼我們的聲音，
看不見也尋不着
祖國對我們的救濟，
逢難的是我們
救難的還是我們自己。

看罷，
示着威風的敵人的隊伍，
浩浩蕩蕩地來，
浩浩蕩蕩地去；
在我們的城堡上，
插上了牠們的旗幟！

看罷，
我們的將軍也是仁愛的，
他們不殺仇敵，
與仇敵攜手和議，
這是中國的寬懷，
是我們古東方的謙禮；
寬懷，謙禮，
這不會施用於自己的，
却給了那殺人的暴敵！

黑暗的夜，
我們不向你哀號，
也不懼怕你的殘虐。
夜是歷史上的一個時期，
是辯證法的。

現在，
我們要振起
流亡的精神，
振起疲乏的臂膀，
準備着吧，
我們的明日要來，
夜將要逝去。

去吧！
尋着我們的伴侶，
那在飢餓和風雪中的。

滅了我們的仇敵，
我們也浩浩蕩蕩地來，
浩浩蕩蕩地去！

紀念馬亞可夫斯基

馬亞可夫斯基，
在這羣蜂怒撲的春天，
在抑鬱的春天的樹叢，
在太平洋的環岸，
這將興起的戰鬥的風雲裏，
我們紀念你，
紀念你的史詩，
紀念你英勇的詩的事跡。

馬亞可夫斯基，
敵人侵略了我們的園地，
我們悲壯的大眾史詩還不曾興起；
昨夜裏春風怒號，
從春的消息裏，
我們知道這裏正來了一個

驚人的詩的時期。
這時期，
我們紀念你，
紀念你的史詩，
紀念你英勇的詩的事跡！

馬亞可夫斯基，
你雖然不應該 Bahemian地死去，
但是在現在
看見那燦爛的你祖國的光榮，
芬芳的你祖國的勝利，
我們要紀念你，
紀念你的史詩，
紀念你英勇的詩的事跡！

爲着紀念你，
我們想起當年的

血和朱漆塗染着的沙皇宮殿，
悽艷的聖彼得堡的丁香和明月；
同時還想起
那血的星期日殉難者的遊行祭禮，
那曾經是被鎖着鐵鍊的
被壓迫者的威儀！

馬亞可夫斯基，
我們紀念你
紀念你的史詩
紀念你英勇的詩的事跡！

當 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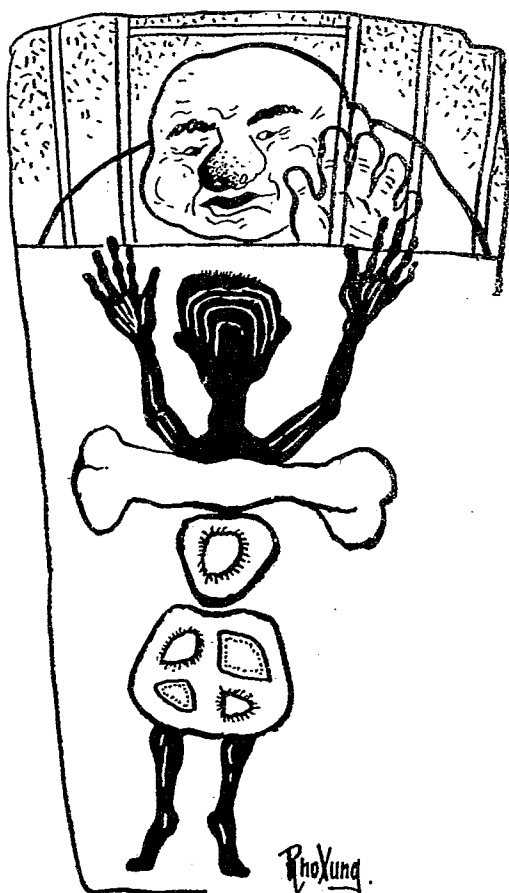
兩個耳環加上一根髮挑，
不是金的，銀的也有人要。
爲着照會被巡捕擱了，
把娘的私房拿來押掉。

“三毛”，店裏不要，

“兩毛”？也不要。

“說什麼兩毛縱或是一吊，
進門來的貨色起碼要值四毛。”（註）
響亮的嗓子在櫃台上，
櫃台比他高！

註：上海當店接受的貨物至少從四毛錢起。



別了，戀人！

淚滴，
繁星，
夜的海岸，
話別時候的臂肩

你說：
——別了呀，戀人！……
千百樣的別離情景，
使得你悲咽，
在悲咽中前進。

爲着你的生存，
回顧不了那剛從你的臂裏
消失了的微溫；
回顧不了那

秋晨的眼睛，
玫瑰的臉頰，
那酥暖的胸膛，
嫣然一笑的面影！

在一切不同願的當中你去了，
去遠了。
到如今，
已不復也再不能看見你的背影。
你的一切都不存留
留下的只是那封信。

你說：
——戀人，
不要哀傷，
不要懊喪，
要保持着你的壯健，

保持着你的年青；
你並不會孤單，
雖然失去了這唯一的友伴。

你說：
——你應該前去，
衝破敵人的陣營。
你知道，
你所恨惡的
都是你的敵人。
雖然他們時刻
向你垂覲，
向你溫存
是的，我所恨惡的也是你的敵人，
昨夜鬥武的時候，
他們已經把你傷了。

淚滴，
繁星；
夜的海岸，
話別時候的嘴脣。
到而今，
留下了淒寂
而不是悲哀的痕印。
是的，
即使是悲哀的，
哀傷和懊喪是會
毀壞壯健與年青。
離別是永久的，
更永久的是我的事情：
那害了你而不會報復的
我們的敵人。

別了，戀人！

飄着白雪的夢裏

記得

在一個飄着白雪的夢裏，

一個黃昏之後的憩息。

那裏，你的寓居。

你點上了蠟燭，

籠上了火；

我走到你面前來，可是，

我有一點怕你。

你把我的臉吻紅了，

輕輕地向我說：

——朋友，

我們一塊兒去吧

我想你也耐不起這寒冷的天氣。

另一個黃昏之後的憩息；

聽說

爲着經濟恐慌你自殺了，
在那燦爛的巴黎。

一個飄着白雪的夢裏，
我點上了蠟燭，
籠上了火；
你走到我面前，
我預備要吻你，
你羞紅了臉，
背轉身去。

醒來我明白了，
你不是處女的害羞，
爲着
你已經不是我的情人了呢！



RhoXang

囚 徒

靜寂的山林，
清涼的曠野，
在那裏我夢見，
夢見那堆滿了白雪的廣原裏，
那埋藏在枯草裏的古墓旁邊，
你臨刑時自由地湧出的鮮血，
自由的鮮血，
在它急流着的時候，
有海樣的英勇的波濤，
有春天早晨一樣的暖熱的陽光；
有趕着不斷前程的
急切步伐的節奏，
有鳴着鋼鐵一樣的，
堅實而清脆的聲音。
你自由流着的鮮血裏，

自由是不朽的！

靜寂的山林，
清涼的曠野，
在那裏我夢見，
夢見那塗滿着鮮血的廣原裏，
那插着宣佈死刑的標幟下面，
你臨刑時掙扎的臉。
掙扎的臉，
在你那刻着記載的臉上，
標明着你向敵人的示威，
標明着千秋的人類的事件。
標明着你有武勇的隊伍在後邊，
標明着在你死後
你會推動過的歷史的向前。
你掙扎的臉上，
掙扎是不朽的！

昨夜你憂傷

昨夜你憂傷，
爲着失去了他那有力的臂膀，
那狂熱的嘴唇，
那少年的英俊。

今朝你愉悅了，
發現了你自己有
更有力的臂膀，
更少年的英俊。

你的韶齡不是爲着那溫暖的昨夜，
是將開展在
用你的臂膀
轉向戰陣的今晨。

賽金花像

從你的面目上不會想到
你竟爲着紅顏
流爲淚女。
沒有想到
你從國使夫人
淪爲娼妓。
你有傾國的顏色
但清廷的失地不是爲你，
你雖天然的雙足被人毀去，
但不曾在敵人的面前跪下雙膝。

你在外交淪亡的朝裏，
造下克林德將軍的牌坊，
建立了減輕國辱的功績，
那雖是保全最微的國體，

但那衰老而堅強的白石
和外交大臣降表上送去的失地，
到現在還同樣地偃臥在
芳草淒迷
薄暮的陽光裏。

看你的面目不會想到
你竟爲着紅顏
流爲淚女。

你雖來自民間，返爲娼妓，
你失去了婦人的貞節，
賣了身體；

但你不曾賣國榮身，
學那朝廷的官吏。

誤你的分明是你
年老的夫君——欽差大臣，
別人偏要說你“紅顏薄命”。

和你同樣被誤去的我們中華，
人家偏要說是“國無武備”！

舞

輕薄的衣衫，
光亮的鬢影，
婦人的紅顏
決定了她的薄命，
只讓人說是輕盈。

她從隔座的紳士懷裏
倦舞了轉過來說：
“你為什麼這樣驕傲，
你為什麼這樣寂寥？
我願意常伴着你，
只嫌你來得太少！

“可是你已和別個姑娘相好，
把我們前夜的歡歌忘掉？

敢則是我招待你不遇，
你如今不愛我了？”

我說：

“我是愛你的，
我愛你頭髮的香氣，
我愛你輕盈的細腰，
我愛你
偎在我臉上的羞赤的面頰，
我愛你
當我請你陪座時
從你嘴角上送給我的
嫣然的，可憐的一笑！

“但是，
我不是你適當的伴侶，
爲着我步伐的音節

不能與你和調。
我終於是寂寞的，
雖然當你在我面前時，
你使我那樣地瘋狂，
那樣的顛倒！”

呈着秋夜裏
星光似的笑影，她說：
“只要我有美麗的容顏，
我可以得你的撫愛和親吻，
只要你有金錢，
你可以買我暫時的身體
和我的青春。
在這世界上
從天北到天南，
擁抱何曾要有
共同的音韻！”

她說完了，

她藏着淚的晶瑩的眼睛

蘊着西西利亞太陽光的熱情，

她的笑變作了哭聲！

戰 地

烟火封天的廣原，
烟火封天的夜裏，
是新年，
也是戰地。
在昨夜那烟火封天的夢裏，
飄起我對於家鄉的昔年的回憶。

我憶起
那掩着白雪，
堆着乾草的麥場，
那伏着露珠，
伸着荳葉的菜地，
棲息着帶着歌聲的白鴿的山林，
旋轉着走馬燈的
靜默的屋宇。

我憶起

逝去了殘冬

漲着春水的池沼，

映着夕陽

發着野花香的草堤；

放着幼芽的四月的秧田，

翻滾着貨車

載着四時產物的

由農村到都市的交易。

我憶起

那伏着燕巢

蓋着綠瓦的古舊的祠堂，

鋪着碎石

生着青苔的靜寂的墓地，

閃着星光

交響着青蛙的草原，
負着鐮刀，
牽着牛匹，
披着將沒的夕陽，
從田野歸來的鄰侶。

在一個烟火封天的夜裏，
烟火封天的廣場上，
來了刀槍閃亮的隊伍，
來了載着騎士的馬匹。
是新年，
也是戰地，

那夜裏，
不見了
蔥籠着四時花木的林園，
不見了

放着犬吠聲的竹籬；

不見了

戀着家鄉

仰着收穫的

勤于農作的壯年；

不見了

唱着山歌

擠着牛乳

披着短髮的少女，

尸體掩沒了艷綠的村莊，

官吏得了豐腴的防地。

烟火封天的廣原，

烟火封天的夜裏，

是新年，

也是戰地。

在昨夜那烟火封天的夢裏，

飄起我對於昔年的回憶。

我憶起昔日的家鄉，

憶起家鄉的鄰里；

憶起那

被馬蹄踐踏的四月的秧田，

憶起那

掩沒了村莊的戰後的尸積。

憶起那新年和戰地的烽煙，

憶起那失去了家鄉的男女！

向日葵

看着你發芽，
看着你開花，
看着你向着太陽，
在艷麗中長大。

你曾經受過風雨，
你也曾經曬過太陽；
太陽是你歡喜的，
風雨卻遭了你的抗拒。

現在，你被移植在多雨的地方，
使你逼近了風雨，
隔遠了太陽；
莫讓那曾經被你抗拒過的風雨，
吹落在你的枝上。



故鄉，我不能讓你淪亡

故鄉，憶起你，
掀起我祖國的惆悵！

以往，我時常夢見你，
夢見你蒼綠的原野，
夢見你壯麗的祠堂；
夢見我幼年居住的屋頂上，
閃耀着雨後的艷色的陽光。
夢見那一百頃青翠的稻田
在秋天的明月裏
青蛙歌唱。

夢見你清淨的池塘。
夢見你二月的冰山
在院落裏喜抗着陽光。

夢見你千百萬華工築起的
重樓綺殿，
夢見你古東方貴冑的遺邸
畫棟雕梁。
夢見你飄弄着晚秋風的
西山的古槐，
夢見你早春天的北戴河
流水滄滄。

故鄉，已往，
我夢見你這一切：
夢見我在你的懷中成長；
夢見你的太陽和星星
照耀着我的童年，
你的山崗，原野，宮殿，河樑，
作我健壯的營養。

故鄉，憶起你，
掀起我祖國的惆悵！

現在，我時常夢見你，
在和你離別了的十年以往，
你是“滄海桑田”。
你古舊的城堡，
飄過敵人的旗幟，
你蒼綠的原野
捲過戰地的烽烟。
畫棟雕樑的建築者
洒過殉難者的鮮血，
歌館與青樓的藝女，
讓亡家的衰老
代替了朱顏！

我夢見你，

夢見你將要向我道別的模樣：

你說你的外患無疆；

你說你歷受異族的侵辱，

無人替你報仇和抵抗；

你將要死去昔日的

言語，文章，

孩提，少壯，

換一個統制你的異種的新王。

故鄉，憶起你，

掀起我祖國的惆悵！

我夢見你，

夢見你的如今，

也夢見你以往。

看吧，那失去的鄰地，

在敵人旗幟的飄展下邊，

有多少我們同胞，
流離，飢餓，奴隸，死傷；
在敵人的走馬灰塵裏
已象徵了祖國的垂亡！

但是，在我的夢中，
我也看見你掙扎的情況；
你待救的呼聲
已經把四萬萬同胞振響。
故鄉，
我曾在你懷中長成，
我愛你，好像愛我的
父母，兄弟，忠實的朋友；
我願意以我的熱血和體溫
作你戰鬥的刀槍，
我不能在這破碎的河山裏，
重聽那

“後庭花”隔江歌唱！

故鄉，憶起你，
掀起我祖國的惆悵。
故鄉，
我不能讓你淪亡！

悲劇之夜（散文詩）

記得在一個夜晚，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一個深黑的悲劇將臨的夜晚，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星星沒有一點影子，烏雲遮滿了天際；江上的戰艦吐着白煙，靜寂的人家關着戶門。

江灣路上的夜晚，懼難的烏鴉飛集成羣，凋枯的樹枝卸下瘦黑的陰影。路上沒有行人的步履，沒有紅綠的電燈，沒有小販的叫賣，沒有孩子們的呼聲。

夜是這樣的恐怖而寧靜；在深深的寧靜裏，從街頭到街頭，在將要來到的血的腥味中，滿佈着猙獰的士兵；他們，是從東方來的，是從一個小小的島國上來的，是帶着殺人和侵略的野心來的。

這些士兵，他們，穿着武勇的戎裝，舉着閃耀着太陽光的利刃；有貪慾顫動的手臂，有希圖殺人的，泛着金紅色的眼睛；在他們的眼睛裏，露出了

那猙獰的野心，心上刻着凶惡的印文：

“這是將軍的明命，叫我們肩着刀槍，挺着胸膛，來到你們這浩大的疆土上，叫你們割土分疆，作我們工業品的市場；叫你們有雄厚體力的人民，作我們的機器和奴隸！

“這是將軍的明命；叫我們握着手榴彈，架着機關槍，來到你們這有着四萬萬人民的疆土上，叫你們讓地投降，叫你們四萬萬人民，作我們皇帝的子孫。我們要步着從前的足印，滿洲里，熱河，東三省。看吧，我們的刺刀和槍桿都帶着從前的血腥！”

將近午夜的夜晚，天上佈着稠密的灰雲，自來水管凍結了凝冰。乾冷的樹梢上北風陣緊。北風陣緊，海軍陸戰隊的指揮台上，在坦克車集隊進行的瞬間，指揮旗發下了動員令：“大××士兵，聽令！佔領地土，先焚燒居住的人民！”

於是在動員令的下邊，有鮮血的橫流，有尸骨的翻滾。在動員令的下邊，房屋和房屋相接的地

帶，天上掀着紅雲，空中冒着火星；人和狗都變作帶着火藥氣的灰塵，曠野裏瀰漫了老少的哭聲。

這夜裏，本來是寂靜無聲的夜裏，突然間，黑暗中掀起了大聲的馳擊，大聲的狂呼，強烈的呻吟，

於是，靜默的黃浦江掀起了汹涌的潮浪，雲層裏的明月和星星睜大了晶瑩的眼睛。牠們的眼睛，照耀着凶惡的敵人，照耀着鋒利的戰器。照着被炸燒的枯黑的骨頭，照着因衣衫襤褸，不能在寂靜的夜裏奔逃的僵臥的男女。照着由高大的房屋塌成的殘瓦和廢墟，照着那一切被圍在赤火中，不能被救火隊救出的面目不清的尸體。

悲劇之夜的夜裏，一二八的夜裏，閘北的夜裏，這夜裏，從前面傳來了一個消息：大堆的民房變作了曠野，曠野變作了戰區。滯載着東方文化的壯麗的圖書館，化作焦黑的破塊與殘堆，教育東方少年的莊嚴的校舍，剩下凋缺的牆壁。

於是中華民族的十九路軍士兵掀起了怒憤。

這些士兵，他們是從農村裏來的，是從工房，從失業以後來的。他們不願意把自己所耕耘和建築過的都市與鄉村讓給敵人，不願意喪去自己的土地和自由，不願作敵人的奴隸！

他們的刀槍趕不上敵人的銳利，衣服趕不上敵人的整齊，身體趕不上敵人的肥壯，糧餉趕不上敵人的完備。但是，在這寒風削骨的夜晚，在尸骨成堆，刀和槍彈飛騰的夜晚，他們不顧漢奸的陰謀，不要將軍的號令，用他們不投降的抗禦的精神，向敵人鼓起了武勇的戰爭。

是這樣一個夜晚；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一個火光射天的砲彈橫擊的夜晚；一個尸橫遍地，狗哭人號的夜晚；一二八的悲劇之夜的夜晚，一個激起民族戰爭的夜晚！

罪惡的黑手

版三 臧克家作 二角五分

本書作者的「第一詩集」格印出版後，頗得批評界的好評。這是他的第二集。據作者自序裏說：「從這本詩集可以看出我的一個傾向來，在外形上想拋開過分的拘謹，漸漸向博大雄健處去。……內容方面，竭力想拋開個人的堅忍主義而向着實際着眼。」這並不是自誇，實際上確已做到了。

夜行集

王統照作 三角五分

本書是王統照先生的詩和散文詩集。在中國，新詩固然出產了不少，然而，好的作品却並不多見，而像屠格涅夫式的寓意深刻的散文詩，則更其稀少。本書作者用他熟練的技巧，寫出他的心感，其中並寓有高超的思想。形式內容，都夠得上說是一些真正的詩。

她的生命

王統照等作 四角五分

本書內有王統照，臧克家，小默，朱湘，劉廷芳，麗尼，林庚等七位作家的新詩三十一首，篇篇都新穎婉轉可誦。書末並附錄臧克家論新詩一篇，尤有價值。全書均用乳黃色道林紙精印，極為美觀。

知行詩歌集

陶行知作 一角五分

陶先生的詩，有一種特殊的風格。第一是寫的通俗，第二是他的每一首詩中，都寓着很深的正義感，他不帶什麼虛無飄渺的靈感，而只是用確切的字句，來說出他心裏的言語，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人，應該怎樣為未來的合理的世界而奮鬥。

自己的寫照

臧克家作 四角五分

這是一首故事詩，在中國新詩界，可說是空前巨作。作者寫自己的經歷，激昂慷慨，竟是一首悲壯的詩；同時個人離不開時代，這篇詩也就是「一面時代的鏡子」。

生沽書店總經售

生沽書店發行

太平洋上的歌聲

每冊實價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關 露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85-1

活生



12
78
\$0.16